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

——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杨生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上海 200241)

摘要: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院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王艮;百姓日用;境域;良知;乐;学

中图分类号:B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4-0001-04

王艮(世称心斋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平民,“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竞学”,后“从父商于山东,常衔《孝经》、《论语》、《大学》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1]703},后又从学于阳明先生,使其思想进一步理论体系化;同时他也是以平民小生产者等作为其传播说教对象,所以不仅其学问本身具有显著的平民色彩,而且其学问也成为儒学由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发展过渡(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典范性的尝试,故而名之“平民儒学”。王艮“平民儒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这是对儒学(或圣学)之“道”的一种颇具创见性的思想阐释,这一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将儒学带向了本源之境(王艮在此“百姓日用之学”的本体论基础上还提出了其充满平民色彩的“淮南格物”论,亦即“明哲保身”的工夫论)。这也是本文要探讨其“百姓日用之学”的根本原因,即它可以为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提供某种向度上的参考与借鉴。

一、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

1、圣人之学即是“百姓日用之学(道)”

王艮“百姓日用之道”可溯源至《周易》。《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是说,阴阳翕闿之道无处不在,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之至善之性体,亦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而仁者与智者各执一端,唯有圣人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能够体觉此道,此亦即是圣人(君子)之道。又因此“君子之道”玄虚神妙,所以普通百姓很难觉知此“道”。王艮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1]715}他出身平民阶层,对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深有体会,所以他毅然担当起指点百姓省觉天理(道)的重任,而且他本人也就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入手,“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1]710}。

阳明以“良知”立说,王艮作为其弟子讲“百姓日用之学(道)”理所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师说。阳明说: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2]107}。

另外教导其弟子说: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

收稿日期:2008-09-27

作者简介:杨生照(1983-),男,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比较哲学。

与人讲学^{[2]116}。

在阳明看来,圣人之道也就是百姓日用之学,要讲圣人、君子之道只能在愚夫愚妇的日用常行中讲。圣人不在彼岸世界,而是只在日用常行的当下成就之。离却百姓日用,则无“道”可体,无“学”可讲。王艮也说: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1]714}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435}。

显然,王艮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并继承师说。其实以愚夫愚妇之道来讲圣人之道非阳明独创,实源自《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因此,他的“百姓日用之学(道)”亦就是在讲圣学宗传,而非异端之学。

2、“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即是“良知致”

《年谱》中记载他曾对同门欧阳德说,师门讲“致良知”,我近来讲“良知致”,又说他“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他觉得其师阳明之“致良知”的说法带有一种十分用力、努力的色彩,有孟子说的“助”之毛病。而他讲“良知致”则可以避免这个毛病^{[4]270}。《年谱》记载道:

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多闻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3]434}。

这就是王艮之“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王艮也认为,良知即是无善无恶之心之本体,但是它不需要我们去十分用力地“致”,相反在愚夫愚妇日用常行中自自然然,不假思索、不假安排显现出来的就是道,亦即是良知之天理的大用流行,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致”。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良知究竟如何显现呢,尤其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如何让他们省觉其良知的存在呢。

“日用”固然就是百姓日用常行,亦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则不应该是现成自在,而是现时。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说:“现时并非指我们观念中眼下呈现的‘已逝’时间的终点、时光流程里凝固的一瞬,它是真实活泼、沛然充溢的现在。”^{[5]10}百姓日常生活是线型时间的持续,而这样的线型时间的持续则是由本源性的现时当下构成的。前者属于形而下层面,而后者则一种本源性的境域构成,良知就是在当下的本源境域中

呈现出来。我们生活在与形而下的众多相对存在者的交往之中,而此生活之最真实处就是我们与存在者们相遇在现时当下。他还说:“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5]9},在相遇中,一切存在者不再被称为“它”,而只有“我”与“你”。皆是在此现时当下的相遇中被给出的主体,主体之间没有间隔,没有任何现成的客体之“它”存在。此现时当下的相遇就是本源性的构成境域(本源情境)。良知亦就是在此,它不是由某个至上的神灵先天地摆放在我们心中的现成的实体,从而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它,离却此境域良知无从显现,人亦无法省觉良知之真实存在。此本源性情境是“缘”,此缘不是偶然,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敞现之中。孟子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阳明也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6}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人交往之中,事亲、敬长、与朋友交等等皆是百姓日用,“四端”之心皆是在此百姓日用之现时当下呈现出来。这就是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中良知之自然呈现,我们也就是在此良知之自然显发流露中行事,并省觉良知之天理(道)。

既然在百姓日用之现时当下,良知可以自然显发流露,那为什么还会有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呢?这就是王艮为何要“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王艮在强调要从百姓日用之现时当下的本源情境中省觉良知之天理的同时,还强调先觉对后觉的“指点”。这里隐含着王艮对于圣贤与普通百姓的区分,即一种才性(亦即气质之性)上的差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在于圣贤能够在良知的最初一念发动之时就可以自觉此良知之天理流行,并且“终日乾乾”(《易经·乾卦》)、“惟精惟一”^{[6]14},保护此良知之不被遮蔽或放失,此亦即孟子所谓“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而普通百姓则是“日用而不知”,需要先觉之圣贤的指点教化,故而王艮认为先觉者之指点教化也就应当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入手,这样的指点教化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启发式的。启发式的指点方能让百姓真切的体验到良知之道的真实存在。王艮自己虽出身平民,但他仍然自居为先觉者而来教化百姓以明道,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平民学者才使得他有这样平民化的思想和做法。

3、圣人之学简易自然，不费些子气力

由于王艮认为天理、良知乃是在百姓日用中自然显现出来的，不需思索安排，所以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出的“庄敬持养工夫”则表示反对，认为那些都是多余的。他说：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1]715}。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1]717}。

问：“庄敬持养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真不须防检。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心。”^{[1]716}

很明显，王艮认为圣人之学自自然然，不必十分用力，所以学圣人之学也是充满乐趣的。

概言之，“道”乃是寓于百姓日用之中无所不在，且是在百姓日用中显现出来的，在天而言即是宇宙生生不息之创化的本体，亦即是天理；在人而言即是人之本心良知。王艮“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一方面强调了为学应当不离却百姓日用，另一方面强调为学重在明良知之天理（道）。然而，他的“百姓日用即道”其实仍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架构中展开的。因为当我们说要在本源的生活当下对良知本体进行省觉时，我们很容易进入主-客架构，即有一个道德主体对于良知进行省觉，这样良知反倒成了主体要去省觉的对象。而且在他提出的先觉对后觉之良知的指点中，良知在后觉者那里很可能只是经验性的认知。这样的良知容易被对象化、现成化和经验化甚至是异己化，这其实与他提出的良知“现成自在”有关。

二、乐与学

1、圣人之学予人无边快乐

他曾作《乐学歌》：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1]718}

王艮在这里把“乐”与“学”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首先，他认为心之本体，亦即是人心之本来状态就是乐，而人心之所以会产生烦恼忧愁之不乐，乃是因为人心被私欲束缚蒙蔽。但是，人心中私欲之念的萌芽必然会被至善之良知本体觉察到，人若以此良知消除私欲之念，则人心将复归于乐之本体境界。此人之以良知来“为善去恶”之道德实践就是真正的百姓日用之学，亦就是圣人之学。由于学圣人之学可以使人心常复归于乐之本体境界，所以，人亦会乐意为此圣人之学，而且唯有为圣人之学所生之乐方是道德的乐、真正的乐。

其次，由于王艮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型学者，所以他的思想中不能不带有很多感性的成分，亦即是说，王艮所谈的“乐”不仅仅具有本体境界层面的意义，而且更有一种感性的直观体验的意义，即在身心上的快乐，这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验，即在作道德实践，如做好事后内心里产生一种愉悦感。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学者，加上他的传道对象也是平民百姓，所以在他的“乐”的思想中含有感性成分也是情理之中的。

再次，“乐”在宋明理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有所谓“孔颜之乐”。程明道曾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7]16}程伊川也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关于“孔颜乐处”之深刻讨论便始于此，但是整个宋明理学家都是从孔子颜子“所乐何事”入手，对此思考的最高结果就是本体之乐，即所谓乐乃是心之本体境界，亦即是乐道。王艮也不例外。他的“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也是在试图从“所乐何事”的向度回答这个问题。直至王艮之次子王襃才对“乐”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即有“有所倚之乐”和“无所倚之乐”^{[4]274}之分。前者亦即是“有所乐之乐”，此乐是有对象之乐，亦即是说此乐乃是倚赖于对象方才产生的乐，当对象消失，则此乐亦消失，人将陷于苦恼之中；后者亦即是“无所乐之乐”，此乐是无对象的，亦即是说此乐并不倚赖于某个对象而存在，不管是否有物存在，人始终是乐的。王艮的“乐”其实也是“有所倚之乐”，即“有所乐之乐”，因为他的乐乃是人通过学圣人之学以明良知之天理（道）而产生的，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很多人都不能明道，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快乐，而是总是在苦难中挣扎。只有达致“无所倚之乐”，即“无所乐之乐”方是最洒脱，方是真

正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方是最高境界。

2、圣人之学不论天分

如前所述,圣人之学即是百姓日用之学,学为圣人应当不离却百姓日用,因此,圣人之学就不是精英之学,也不是只有少数思想精英者才可以学的,而是每一个普通百姓都可以学而致用于其生活实践的,圣人之学彻头彻尾就是生活的、实践的。王良说:

人之天分有不同,论学则不论天分。

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澈之至^{[1]714}。

虽然孟子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但实际上儒学此前仍一直都是少数精英学者之事。而王良在承认圣人与一般人即普通百姓之间在资质天分上有差别的同时,他认为圣人也必须要通过学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精益求精,方才最终达致明澈之境。而普通百姓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明道以至于圣境。因为气质之性并不能决定或阻碍人之作道德实践以成圣,人不仅有气质之性一面,更有

天地之性的一面。此天地之性亦即是人之本心、良知、性体,它才是决定人之能否成圣的根本。普通百姓可以在圣人的指点下在本源性情境中当良知发动显现出来时省觉之,并且时刻依照良知行事,保证良知时刻到场,则人即入于圣域,享受到无边之快乐。王良的这个思想突出了普通百姓修身成圣的可能性,王良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将圣人之学从精英学者之事变成了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使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和普及。

在儒学复兴运动已呈方兴未艾之势的今天,儒学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真正复兴却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虽然儒家自古以来都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但在今天,儒学的政治制度化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儒学复兴必须另辟蹊径:生活化已然成为儒学复兴的必由之路。儒学的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平民化、社会化,这首先就要求儒学面向生活本身。而王良的“百姓日用之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不失为此生活化的一次典范性尝试。

参考文献:

- [1] [明]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3] 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 宋明理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陈来. 宋明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德]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6] [宋]朱熹. 中庸章句序[M]. 参见《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 [7]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

A Sample of Bringing Confucianism into Common People's Life

—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Gen's thought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

YANG Sheng-z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ang Gen is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Ming Dynasty, and also the founder of Taizhou School. He was born from common people, so he was not a scholastic academician. He began his thinking of Confucianism with ordinary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thought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 which emphasized that who wanted to become the sage had to experience the conscience (that is also the natural law) from their everyday life, otherwise, nothing would be comprehended. This thought has become a sample of bringing Confucianism into commonality's life, which has also prominently contributed to transiting the Confucianism as only a few elites' affair into all the people's affair, and popularizing the Confucianism to the social life, especially the common people's life.

Keywords: Wang Gen; people's everyday life; horizon; conscience; happiness; study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